



星期文库

“京剧的文化之美”系列之六

借鉴与吸收

姚文冬

艺术上很难有完全凭空而来的独创,大多是相互借鉴与吸收。高明的艺术家,善于把别人的优点吸收、融化到自己的骨肉里去。

小白玉霜曾说:“我非常喜欢程先生的唱腔,幽幽咽咽的,婉转好听。”并想认识程砚秋,向其讨教。有资料记载,小白玉霜受程砚秋在声音条件不利的情况下创立程派的启发,规避自己嗓音略窄、底气略弱的不足,发挥咬字狠、字音准的长处,演唱吐字清楚而又打远。再看后人对京剧程派与评剧白派的比较:程砚秋根据自己的嗓音,创造出一种幽幽婉转、起伏跌宕、若断若续、节奏多变的唱腔,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;小白玉霜音色纯正,音域宽广,行腔柔润深沉平稳,演唱圆润隽永、低回婉转,讲究节奏的变化及快慢、轻重对比,形成了韵味醇厚、朴素大方的演唱特色。从中可见,小白玉霜对程派艺术的借鉴与吸收十分成功。

实际上,她的“老师”程砚秋尤喜借鉴、吸收别人的东西。试举两例——

《春闺梦》有段南梆子“被纠缠陡想起婚时情景”,“被纠缠”三个字,委婉、羞涩、甜美,很是迷人,观众都觉得这是程腔所特有,其实这是借鉴了荀慧生花旦的唱法。我仔细听荀先生《红娘》的南梆子“一封书倒做了婚姻媒证”,果然神似。但程先生的唱法,虽来自荀派,却已是地道的程腔了。都是旦角唱腔,总有相通之处,谁能想到,程先生还曾移植过老生唱腔呢。《锁麟囊》里那句“忙把梅香低声叫”,“叫”字的拖腔悠长曲折,婉转动听,可谓程腔一绝。殊不知,这唱腔竟是借鉴了老生戏《击鼓骂曹》里“我把蓝衫来脱掉”一句唱。如果没人点透,谁会发觉两句唱的渊源呢?即便刻意对比,那也已是完全不同的两句唱腔了——程先生借鉴的是神韵,而非表层的照搬。

李少春的《野猪林》里有不少新腔,特别是“大雪飘”这段反二黄有许多创新,有句“愁眉得舒展,贼头祭龙泉”,尤令人耳目一新,似乎是个新腔,在已有的京剧唱腔里找不到影子。又怎么能找到呢——这句唱,是借鉴了豫剧《花木兰》“有许多女英雄,也把功劳建”,但是,一点豫剧的味也听不出来了。

借鉴其他剧种也不新鲜,京剧的形成,原本就是融汇了南腔北调,而借鉴外国歌曲,倒是一件新鲜事。在《锁麟囊》里,最后一场戏里的二六唱腔,其中有一句哭头——“儿的娘啊!”这个哭头,虽然一听就是京剧的散板,却是程先生移植了外国歌曲的旋律,用旦角唱腔的“嗽”音,代之以西洋发声法的“颤音”,既新颖又熟悉,听起来既别致又不陌生,全段唱腔融为一体,颇为流畅,无丝毫生硬别扭之感。

清明时节泪纷纷

汪金友

一整套能够赶上时代潮流的家用电器,就把父母接到城里来享福。

我后悔没有给父亲买一把剃须刀。印象最深的是在每到下雨、不用下地干活的日子,父亲就磨那把古老的刀子,一边磨,一边在脸上试。整个磨刀和刮脸的过程,大约需要半个多小时才能完成。但我从没有留意,他的刀子磨得快不快,他的胡子刮得净不净。只知道他的一生,仅有一把这样的刮胡刀,一把很老很旧很钝、用起来很不方便的刮胡刀。

直到自己的胡子长了出来,我才发现,对于男人,剃须刀是何等的重要。现在自己拥有一大堆剃须刀,但父亲那把陈旧的刮胡刀,却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。

我后悔没有给母亲买一副老花镜。母亲在1996年冬天离开了我们。我记得很清楚,年老以后的母亲,还经常做一些针线活儿。但她从来没有说过,自己的眼睛已经昏花,需要一副老花镜。只是经常吩咐身边的孩子:“去,到前院老太太家给我借花镜。”老太太的那副老花镜,已经缺了一条腿,用一根线绳拴着,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度。但就是这样一副老花镜,在老太太和我母亲的手里,不

知来来回回传递了多少次。

后来,我自己的眼睛花了之后,才蓦然发现,一副老花镜,对于一个老人,是多么的重要。可是,当我想到买一副老花镜送给母亲的时候,她早已不在我们身边了。

那些父母健在的人之所以让人羡慕,不是因为他们还拥有父爱和母爱,而是他们拥有报答父母恩情的机会。清明时节,也在提醒着我们,报答父母,越早越好。一把剃须刀,一副老花镜,一次探望,一声问候,都会使父母感到幸福。

树欲静而风不止,子欲养而亲不待。也只有这一年一度的清明节,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弥补孝心的机会。雨纷纷,泪纷纷,几声祷告,既是内心的释然,也是亲情的永恒。



一直坚持前行
为了追上那个不被赋予众望的自己

●如梦令 林帝浣画

甘蔗不会两头甜

张树民

一位身材健美的朋友问他:“你特别爱嚼甘蔗,就没悟出什么道理?”

大壮眨巴着眼说:“嚼甘蔗就图那口甜水,还悟什么道理?累不累!”朋友摇头笑道:“俗话说,甘蔗不会两头甜。你难道没尝出来?”大壮大大咧咧地回应:“那有什么,甘蔗尖部不甜,我都扔了。”

甘蔗不会两头甜,不仅是自然规律,也藏着深刻的人生智慧——它告诫人们,“既要……又要”的贪念行不通。鱼和熊掌不可兼得。若贪欲作祟,得与舍之间必得择其一。大壮既要大快朵颐,又要减重健美,结果自然可想而知。

现实中诸如大壮者甚多。有人既想舒舒服服地偷懒,又渴望业绩辉煌、平步青云;有人既要马儿跑,又不肯给马儿草,总想着“空手套白狼”……甘蔗不会两头甜,若贪心索求两头甜的甘蔗,必然落得个两手空空,贻笑大方。

不着急,它们轻轻撑开点苞衣,只微微露出几片粉嫩嫩瓣,但依旧抱成一团,像半熟的水蜜桃。它们似隐非隐,朦朦胧胧,宛如倚窗观景的妙龄少女,头披薄纱,犹抱琵琶半遮面,羞羞答答,欲语还休,那样子真是可爱至极。这时的春荷,低调、含蓄,它们不会被眼前的春意盎然所迷惑。荷花属于热烈的夏季,提早开放就面临过早消亡,荷花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根在春,而魂在夏。

待到那个时节,这满池的“春荷”必将全部惊艳绽放,毫无保留,其他花草势必会黯然失色。春荷不是不开花,而是要等到那个独属于自己的舞台搭建好了才肯亮相。

一池春荷诗夏开

李永斌

花蕾仿佛并不急着绽放,只是一味地将身体向上舒展,待到高度超过叶片,便停止不动。任凭蜻蜓在头上停落,翠鸟在身上暂歇,哪怕风雨无情肆虐时,它们也像一根根弹簧一样,抗下所有压力,过后依然恢复如初,继续挺直腰板。

眼看柳树已经换上了绿装,杂草也变得郁郁葱葱,就连一些鲜花也开始在田间争奇斗艳。但春荷的花蕾却并

每到清明,我都会想起唐代杜牧写的那首《清明》诗: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借问酒家何处有?牧童遥指杏花村。”

我生在北方,自小到大,很少看到清明时节阴雨纷纷。倒是那些扫墓的人,经常泪纷纷地跪倒在坟前,诉说着失亲之痛,忏悔着未尽之孝。尤其是亲人早逝,阴阳两隔,那样的“泪纷纷”,远胜过“雨纷纷”。

10岁时,我们说,等我长大的时候,一定要报答父母;

20岁时,我们说,等我学业有成的时候,一定会报答父母;

30岁时,我们说,等我闯出一片天地的时候,一定来报答父母;

40岁时,我们说,工作太忙,等闲下来时,一定回家看望父母。

我们相信来日方长,相信水到渠成,相信自己必有功成名就衣锦还乡的那一天,可以从容尽孝。可惜我们忘了,忘了时间的残酷,忘了人生的短暂,忘了人有旦夕祸福。等真的要去尽孝时,却发现父母或已卧病在床,或已告别人间。

我的父亲,是在1986年辞世的。当时我已经参加了工作。虽然每到过年的时候,我都会给父亲买两瓶好酒;虽然父亲到我家小住的时候,我们都给他做他最爱吃的红烧肉;虽然父亲生病的时候,我也曾想方设法为他寻医买药,但至今想来,还是留下了太多遗憾。

那时候,我刚成家不久,主要的目标就是创造小家庭的“新生活”。攒一年的钱,买一台电视机;攒一年的钱,买一台洗衣机;再攒一年到两年的钱,买一台电冰箱。可我却没有想到,如何攒一笔钱,去改善父母的生活。只想着等我们有了大房子、好家具,有了

大壮发誓要减肥,但他管不住自己的嘴。一见到美食,他就垂涎三尺,随即大快朵颐。红烧肉、炸鸡、烤串、啤酒、碳酸饮料……他尤其爱吃甘蔗,咀嚼间酣畅淋漓。

大壮满足了口腹之欲,却盯着体重秤上不断攀升的数字发愁。他梦想着一夜之间拥有马甲线,于是办了张健身卡,决心去健身。可是在跑步机上只跑了一会儿,他就累得气喘吁吁,再也懒得动。坐下后,他开始妄想:要是能大吃大喝又不受累,还能健康瘦身,那该多好啊……

家门口有个小池塘,初春时,片片翠绿的浮萍悄然匍匐在水面,时而随风飘荡,时而伴雨沉浮。没几日,浮萍间猛然冒出几片巴掌大的碧绿荷叶,随后如雨后春笋般越长越多,几乎将整个池塘覆盖。它们颜色如翡翠,娇嫩似青苔,样子像青花瓷茶托,小巧而精致,仿佛一碰就会碎掉。荷叶起初平躺在水面,后来慢慢长大,形如圆盘,叶片便将周边微微卷起,伴着根茎向上攀爬,逐渐脱离水面,随后迎风而立,昂头向阳。大约只需半月时光,水下叶片间便会露出一枚枚花蕾,它们小若鸽蛋,形似棉桃,色如青葱,探头探脑,在荷叶的掩护下慢慢钻出水面。